

淮海集

淮海集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敕 宋史 長篇 年譜 淮海閒居

集自序 原序 序 條說 象贊 賦詩文十七卷後集

詩文二卷詞一卷補遺續補遺 攷證 校閱姓名 跋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宋秦觀撰觀事蹟具宋史文苑傳觀與兩弟觀觀皆知名而觀集獨傳本傳稱文麗而思深若溪漁隱叢話載蘇軾薦觀於王安石安石答書述其致遠之言以爲清婉麗有侶鮑謝教陶孫詩評則謂其詩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元好問論詩絕句因有女郎詩之譏今觀其集少年所作神鋒太備或有之概以爲靡曼之音則詆之太甚呂本中童蒙訓曰少游兩詞墮危芳風儒納飛絮之類李公擇以爲謝家兄弟不能過也過嶺以後詩高古嚴重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斯公論矣觀雷州詩八首後人誤編之東坡集中不能辨別則安得概目以小石調乎其古文在當時亦最有名故陳善撰捫蝨新話曰呂居仁嘗言少游從東坡游而其文字乃自學西漢以余觀之少游文格倡正所進策論頗若刻露不甚含蓄若比東坡不覺望洋而歎然亦自成一家云云亦定評也王直方詩話稱觀作贈參寥詩末句曰平康在何處十里帶垂楊爲孫覺所訶後編淮海集遂改云經句滯酒伴猶未獻長楊則此集爲觀所自定文獻通攷別集類載淮海集三十卷又歌詞類載淮海集一卷宋史則作四十卷今本卷數與宋史相同而多後集六卷長短句分爲三卷蓋嘉靖中高郵張縱以黃贊本及監本重爲編次云

淮海詞一卷宋秦觀撰觀有淮海集已著錄書錄解題載淮海詞一卷而傳本俱稱三卷此本爲毛晉所刻僅八十七調哀爲一卷乃雜采諸書而成非其舊帙其總目注原本三卷特姑存舊數云爾晉跋雖稱訂譌按遺而校雖尙多疎漏如集內長相思鐵甕城高一闋乃用賀鑄韻尾句作鴛鴦未老不詞匯所載則作鴛鴦未老綢繆攷當時楊无咎亦有此調與觀同賦注云用方回韻其尾句乃佳期永卜綢繆知詞匯爲是矣又河傳一闋尾句作悶損人天不管攷黃庭堅亦有此調尾句作好殺人天不管自注云因少游詞戲以好字易瘦

字是觀原詞當是瘦殺人天不管悶損二字爲後人妄改也至喚起一聲人悄一闋乃在橫州詠海棠作調名醉鄉春詳見冷齋夜話此本乃闕其題但以三方空記之亦爲失考今並釐正稍還其舊觀詩格不及蘇黃而詞則情韻兼勝在蘇黃之上流傳雖少要爲倚聲家一作手宋葉夢得避暑錄話曰秦少游亦善爲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詞之作家歌藝條鐵圍山叢談亦記觀壻范溫常預貴人家會貴人有侍兒喜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閒略不顧溫酒酣歡洽始問此即何人溫遽起又手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壻也聞者絕倒云云夢得蔡京客條蔡京子而所言如是則觀詞爲當時所重可知矣

除左宣教郎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敕

朕惟太學者教化之源博士者儒賢之選傳天下之士守道而服業任至重也未始輕授汝觀賢良昭於薦剡條對列於制科辨論精深暢明作述特除左宣教郎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朕之所期豈在承譌襲舛蹈常喜舊而已哉宜懋遠猷無忘所學

追贈直龍圖閣敕

敕故宣德郎秦觀等自熙寧大臣用事變法始以異同排斥士大夫維我神祖念之不忘元豐之末稍稍收召接於元祐英俊盈朝而爾四人以文采風流爲一時冠學者欣慕之及繼述之論起黨籍之禁行而爾四人每爲罪首則學者以其言爲諱自是以來縉紳道喪綱紀日墜馴至宣和之亂言之可爲痛心肆朕纂承既從昭洗今爾四人復加褒贈斯足以見朕志矣嗚呼西清之游書殿之選唯爾曹爲稱使生而得用能盡其才亦何止於是歟舉以追命聊伸齎志之恨亦以少慰天下士大夫之心英爽不忘歆此休顯以上二敕前數年爲後人覆作姑依年譜之舊錄入俟改

宋史文苑傳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己意合見蘇軾於徐爲賦黃樓軾以爲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以應舉爲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祕書省書籍遷正字而復爲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侯伺過失旣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唉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軾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第觀字少章觀字少儀皆能文秦觀字少儀

長編 道光二十一年補葉

元祐五年五月庚寅右諫議大夫朱光庭言新除太學博士秦觀素號薄徒惡行非一豈可以爲人之師伏望特罷新命詔觀別與差遣六月丁卯詔秘書省見校對黃本書籍可添一員以明州定海縣主簿秦觀充校對黃本

附十一月丙戌御史中丞蘇轍言給事中朱光庭自知人品凡下專務讎疾勝己如楊畏以母老屢乞閒官至今侍養不闕而光庭誣其貪冒官罷遂致母亡秦觀以文學知名朝廷擢爲太常博士而光庭加以暗昧之過欲遂廢棄朝廷知其誣罔發用二人有加於舊

元祐六年七月己卯左宣德郎呂大臨秘書省校對黃本書籍秦觀並爲正字

八月詔秦觀罷正字依舊校對黃本書籍以御史賈易言觀過失及觀自請也

附諫議大夫鄭雍論趙君錫賈易以爲君錫弱易強君錫薦秦觀既除正字易彈秦觀無行不可以汙文館君錫即自劾蓋出於易劫持也

右正言姚勔論君錫昨除中書領職以來雷同低昂無所建明稱觀才美既極薦訖及屬官有言旋行陳首取舍翻覆貽笑多士

元祐八年六月右朝奉郎司農寺丞秦定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

案李憲長編元祐八年六月後紹聖四年四月前叙

元符元年九月丙午朔庚戌追官勒停橫州編管秦觀特除名永不收敘移送處州編管以傳會司馬光等同惡相濟也

案處州是雷州之屬



重編淮海先生年譜節要據無錫秦氏嘉慶中元刻

宋仁宗皇祐元年己丑先生生 先生姓秦氏名觀字太虛改字少

游別號刊溝居士學者稱淮海先生先世居江南中徙揚州爲高郵州武寧鄉左廂里人大父承議公諱某父元化公諱某師事胡安定先生環有聲太學母戚氏承議公赴官南康道出九江先生生

皇祐四年壬辰四歲 先生大父承議公官滿歲受代寓止僧舍至和元年甲午六歲 先生始入小學父元化公游太學歸觀言太學人物之盛數稱海陵王君觀高才力學遂以其各名先生

案李氏王夫人墓誌銘但言元化公稱王君觀及其從弟觀而不言各先生各先生之說見之舊譜然王君觀從弟各觀先生之季弟亦各觀或取二王之名先後以各其子似可信也又案王夫人墓誌銘言至和中先君游太學不指元年以下案語俱秦氏重編宋史秦觀傳第觀觀皆能文淮海集詩題一云觀觀二弟作小至一云寄觀觀二弟蓋觀非季弟

嘉祐三年戊戌十歲 先生通孝經語孟大義

嘉祐八年癸卯十五歲 先生父元化公卒

英宗治平四年丁未十九歲 先生娶潭州寧鄉主簿徐成甫女各文美

案徐君主簿行狀成甫初娶張氏繼娶蔡氏女三人文美英文文柔

神宗熙寧二年己酉二十一歲 先生作浮山堰賦

熙寧三年庚戌二十二歲 先生叔父定登葉祖洽榜進士第授會稽尉

即中俞汝尚墓表施元之東坡詩注退翁之卒孫莘老以爲事類龐公爲表其墓秦少游爲書之

案汝尚字退翁吳興人孫莘老於熙寧四年十二月自廣德移守吳興六年春移守廬州俱見施注墓表之作當在守吳興時先生在其幕府

案記夢蒼劉全美詩起句云歲逢困數斗指申辰次庚辰漏傳子蓋子年七月庚辰日也考元豐七年甲子紹聖三年丙子七月皆無庚辰李燾長編熙寧五年壬子六月己酉朔閏七月戊申朔詩中所云辰次庚辰者七月初二日也

熙寧七年甲寅二十六歲 先生聞蘇公軾爲時文宗欲往游其門未果會蘇公自杭倅知密州道經揚州先生預作公筆語題於一寺中公見之大驚及晤孫莘老出先生詩詞數百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壁者必此耶也遂結神交

熙寧八年乙卯二十七歲 先生撰徐成甫行狀及蔡氏哀詞

熙寧九年丙辰二十八歲 先生同孫莘老參寥子訪潭南老人於歷陽之惠濟院浴湯泉游龍洞謁項羽祠得詩三十首湯泉賦一篇熙寧十年丁巳二十九歲 先生謁蘇公軾于彭城贈蘇公詩作孫莘老寄老庵賦追作游湯泉記

元豐元年戊午三十歲 先生舉鄉貢報罷退居高郵作掩關銘黃樓賦數二鶴賦

案查慎行蘇公年表是年秦少游將入京應舉至徐謁公黃魯直以古風二首上公黃秦二君奉教於公始此蓋不詳先生於前一年先見蘇公於彭城也

元豐二年己未三十一歲 先生作五百羅漢記將如越省大父承議公及叔父定於會稽會蘇公軾自徐州徙知湖州遂與偕行過無錫游惠山與蘇公參寥子作和唐人韻詩又會於松江至吳興泊西



觀音院同蘇公徧游諸寺別蘇公至德清道中作詩還寄遂如越聞蘇公下詔獄渡江至吳與問訊復過杭州同參寥子月夜游風篁嶺謁辨才於潮音堂作龍井題名記及龍井記東游鑑湖謁禹廟趙蓬萊閣與領越州程公闢相得歡甚作會稽唱和詩序錄寶林禪院事實作會稽懷古諸詞歲莫還高郵除夕抵家

案先生客會稽作滿庭芳詞即山抹微雲篇蘇公極賞此詞戲呼爲山抹微雲君

元豐三年庚申三十二歲 鮮于公侁字子駿爲揚州守先生爲作揚州集序邵彥瞻爲揚州從事先生爲作集瑞圖序作書唁蘇公于黃州公第子由轍將赴高安過高郵先生相從兩日送至邵伯埭贈詩而還子由留廣陵甚久先生值寒食上冢不得從已而和其廣陵諸詩爲杭州法惠院作雪齋記夏中暑秋疾大劇浹月始安時黃魯直爲先生寫龍井雪齋兩記先生寓書參寥子寄錢唐僧勸石冬得蘇黃州書作與李樂天簡

元豐四年辛酉三十三歲 先生叔父定自會稽得替便道取疾入京改官先生侍承議公還高郵安厝亡孀於揚州與弟觀習制科之文秋應省試題各答蘇黃州書作徐氏張夫人墓誌銘西行赴京師觀去歲入京遺此道補又云家叔已赴濟州渤海如縣據此先生叔父改官後承議公未卒前附識於此

元豐五年壬戌三十四歲 先生應禮部試罷歸過南陽新亭有詩寄王子發如黃州候蘇公作用鐔鐘文過廬山訪大覺理公南游玉簡而歸作圓通禪師行狀大父承議公卒

案大音先生鋪曰先生游廬山玉簡於詩文無效唯圓通院白衣閣三絕句及後九年作俞紫芝字序述昔游玉簡山訪蕭子雲故隱道見靈芝生磐石上遇童子老人共譚事又元豐七年蘇公游廬山跋先生所與辨才題名疑卽此時

元豐六年癸亥三十五歲 先生輯精騎集自爲序代俞次皋作御書手詔記作李氏王夫人墓誌銘曾子固哀詞

案先生蠶書予閑居婦善蠶從婦論蠶又予游濟河之閒見蠶者豫事時作知兗人可爲蠶師先生自高郵至汴必經兗境此當自京師歸閑居所作又案逆旅集自序亦云予閑居有所聞輒書記之然皆未詳年月無從編次附載於此

元豐七年甲子三十六歲 蘇公軾書薦先生于王荊公安石荊公復蘇公書先生以小象索得蘇公贊自次詩文爲十卷號淮海閑居集

案大音先生鋪曰蘇公跋先生廬山題名太虛今年三十六又云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大雨中書

元豐八年乙丑三十七歲 先生登焦陂榜進士第作謝及第啓上王岐公論薦士書上呂申公晦叔書先生慕馬少游之爲人改字少游陳無已師道爲作字序除定海主簿調蔡州教授奉母夫人赴蔡州書王氏齋壁蘇公召爲禮部郎中先生啓賀又作謁先師文神宗皇帝晏駕功德疏虞氏夫人墓誌銘

案先生書王氏齋壁云皇祐逮今四十一年攷儀真本山東本鄆州本及仁和本皆同而舊譜載皇祐逮今幾四十年蓋因先生任蔡州教授在三十七歲而四十一歲則在京師與文中來爲汝南學官及各奉其母相遭於此不合也高郵後學附案無已字序又哲宗元祐元年丙寅三十八歲 先生在蔡州作太皇太后皇太后上尊號受冊及坤成節與龍節賀表爲太守向公作祀境內諸神文蘇公軾與鮮于公侁以賢良方正薦先生於朝先生致鮮于公書劉貢父致赴京過汝南先生作詩送之作汝水漲溢說作王定國注論語序瀘州使君任公墓表

案舊譜於元豐八年載是歲有登第後青詞攷青詞內輒取甲寅

之歲疑是丙寅之謬

元祐二年丁卯三十九歲 先生自汝南被召至京師爲忌者所中復引疾歸汝南范公純仁薦先生堪備著述之科檄至先生作書以謝先生第少章觀客京師黃魯直以寄寂各其齋贈以詩先生亦作詩寄觀觀二弟作鮮于子駿行狀爲高符仲書王摩詰輞川圖後跋高無悔書卷次韻太守向公登樓眺望詩

案大音先生鑄云先生有對淮南詔獄詩未詳年月高郵後學附錄詩當在先生大父未殯前周益公所跋先生銀杏帖中有云觀去歲入京禮此道捕益公以爲在少游未仕時帖又云家叔已赴濱州渤海知縣祖父在彼幸安

元祐三年戊辰四十歲 先生被召至京師應制科進策論除宣教郎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書裴秀才跋尾作爲幸太學和館閣詩晚出左掖詩

案宣教郎政和四年始有此名舊藏勅書及各譜皆稱宣教藏不敢遽爲改正謹記存疑

元祐四年己巳四十一歲 先生在京師由博士遷正字表進南郊慶成詩作南郊祭告上清儲祥宮詩代向宗回作敕書擬諭記書晉賢圖後

案續通鑑長編元祐六年八月朔以趙君錫論秦觀疏付三省劉摯私志其事云初除觀爲正字用君錫之薦既而賈易詆觀不檢之罪同日君錫亦有章云臣前薦觀以其有文學今始知薄于行願寢前薦罷觀新命臣妄薦之罪不敢逃也觀亦有狀辭免與舊譜元祐四年由博士遷正字不合附錄于此

元祐五年庚午四十二歲 先生在京師作春日呈錢尚書戶部詩尚書和詩餉米再爲詩以謝先生子處度湛在都下應秋試先生有獨坐興國浴室院詩又作龍圖閣直學士李公擇行狀建隆慶禪師塔銘

元祐六年辛未四十三歲 先生在京師第少章登馬涓榜進士第調仁和主簿先生作詩送之又寄少儀第詩

案先生由博士遷正字當在是年附致於元祐四年下又案舊譜誤載是年充國史院編修官今改從元祐八年附致於八年下案是年先生有重過興國浴室院次韻詩

元祐七年壬申四十四歲 先生作西池宴集詩金明池詞李常寧暨秦夫人合葬墓誌銘送馮梓州序錄壯隱劉公遺事

案大音先生鑄云先生春日寓直有懷參寥詩

又案顏魯公新廟記損本乃先生是年所書前署明州定海主簿秘書省校對黃本書籍秦觀書一行先生始登第除定海主簿尋調蔡州教授元祐三年除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六年遷正字此銜不列教授博士等官當是省文但先生是年已遷正字而不署豈黃本書籍即正字之所掌耶記爲尙書職方員外郎華州曹輔撰石在山東費縣魯公祠

元祐八年癸酉四十五歲 先生在京師由正字遷國史院編修官有辭史官表謝館職啓作元日立春絕句次韻東坡上元扈從絕句太皇太后挽詞宣德郎葛舉墓誌銘

案山谷年譜云元祐八年七月呂大防言神宗皇帝正史限一年了畢契勘昨修兩朝正史係差史官五員今來止有三員切慮卒難就緒欲差前實錄院檢討官黃庭堅正字秦觀充編修官從之又近得先生賜硯記拓本於濟河同知黃君易據云硯藏鉅野李忠愍祠其文云元祐八年八月十二日臣觀始供史職是日詔遣中使賜李廷珪張近潘谷郭玉墨溜石硯關關盤龍麥光紙點龍染黃越管筆後三日乃賜器幣近世史臣唯遇開院有墨硯紙筆之賜續除者但賜器幣而已續除備賜自臣觀始云國史編修官左宣德郎秘書省正字臣秦觀謹記

紹聖元年甲戌四十六歲 先生坐黨籍改館閣校勘出爲杭州通判至汴上作絕句至陳留客舍作擬齋詩又坐御史劉拯言先生增損實錄道貶監處州酒稅到處州有題務中壁詩

紹聖二年乙亥四十七歲 先生在處州擇山下隱士毛氏故居有文英閣先生嘗寓此賦詩又有游水南庵詩又游府治南園作千秋歲詞後范成大愛其花影鶯聲之句卽其地建鶯花亭

紹聖三年丙子四十八歲 先生在處州旣罷職修職法海寺有題壁詩坐謁告寫佛書削秩徙郴州將赴湖南遣蔡洞庭湖神作祭洞庭湖神文至郴陽道中題古寺壁二絕句歲莫抵郴州

紹聖四年丁丑四十九歲 先生在郴州作法帖通解阮郎歸踏莎行詞奉詔編管橫州作冬蚊詩

元符元年戊寅五十歲 先生自郴州赴橫州作反初詩至橫州寓浮槎館城西有海棠橋橋南北皆海棠書生祝姓者居之先生嘗醉宿其家明日作醉鄉春詞題柱此詞刻州志作寧陽書事六言詩

附王濟著曰詢手鏡云橫州海棠橋長百餘尺宋時建其亭亦名海棠亭數年前建葉黃琮守州改爲淮海書院余嘗至訪遺蹟碑字漫滅不可讀一小碑仆地拂拭觀之乃刻晁無咎象也云晁嘗不遠萬里來訪淮海故存其刻云

元符二年己卯五十一歲 先生自橫州徙雷州蘇公尙在瓊州先生復得與蘇公通問作雷陽書事海康書事詩

元符三年庚辰五十二歲 先生在雷州自作挽詞自序曰昔鮑昭陶潛皆自作哀詞其詞哀讀余此章乃知前作之未哀也五月下赦令遷臣多內徙蘇公量移廉州與先生相會于海康先生出挽詞呈蘇公相與歡詠而別初先生謁蘇公彭門詩有云更約後期游汗漫蓋識于此先生被命復宣德郎放還作和歸去來兮辭遂以七月啓行而歸踰月至藤州因醉臥光化亭忽索水飲家人以一盂注水進

先生笑視之而卒實八月十二日也先是先生嘗於夢中作好事近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人亦以爲詞識處度自旅次來奔扶欄北還

案大音先生鑄云宋史及家譜皆言先生年五十三卒譜又以爲是建中靖國元年不載月日攷蘇集乃知爲八月十二日蓋蘇公以改元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使先生後蘇公十五日卒則蘇公安得悲傷道路涕淚筆札且取其詩詞墨蹟而贊歎之箋注之也哉再取蘇黃諸別集一一取證則元符庚辰八月爲先生觀化之期了無可疑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處度奉先生靈輓停殯於潭州

崇寧元年壬午 詔立黨人碑於端禮門先生與焉

崇寧二年癸未 詔州縣立黨人碑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毀秦觀等文集

案大音先生鑄云先生文集見於自序者止閒居集十卷策論五十篇然此皆元祐以前作據宋史淮海集四十卷詩餘一卷今行世者卷帙雖不加少疑非當日全書

崇寧四年乙酉 詔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于是處度奉先生喪歸葬于廣陵

崇寧五年丙戌 詔毀黨人碑

政和元年辛卯至七年丁酉 處度通判常州遷葬先生於無錫惠山西三里之礫山

案舊譜止云政和閒遷葬不注何年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 詔追贈先生直龍圖閣

淮海先生年譜錢跋附

小峴觀察以新刊淮海先生年譜見示蓋因康熙初侍御大音所輯而攷正其舛誤較舊本已極精審大斯以文集及李氏長編類

魯公廟記石刻反復尋繹尚有當更正者如文集書王氏齋壁一篇云皇祐元年大父赴南康道出九江余實生焉又云後余迎老母來爲汝南學官皇祐遠今四十一年自皇祐元年己丑至元祐四年己巳恰四十一年先生方在蔡州自識年歲必無差謬而譜繫此文於元豐八年因歲數不合輒改爲幾四十年此其當攷正者一也攷元祐元年先生赴蔡州任其時劉貢父實知州事是歲即被召去其二年三年未知何人作守至四年向宗回任郡守先生代爲作謝表及記其文皆載集中此可爲元祐四年在蔡州不在京師之證而譜以代句公作啓繫於元年此其當攷正者二也宋史哲宗紀元祐二年四月復制科蘇公薦先生賢良方正其在其時明年應詔入京師爲言者所齟齬引疾而歸不得與試集中與許州范相公書載其事甚備詩集亦有白髮道人還省記前年引去病賢良之語然則被召至京師爲言者所中復引疾歸汝南實二年事而譜繫於二年此其當攷正者三也先生雖舉賢良實未應試授官直至四年六月范忠宣公罷相出知許州先生在蔡爲屬吏特薦充館職再召次年入京師有秘書省校對黃本書籍之命其時亦未除正字也而譜載除太學博士兼正字於三年與詩文集全不相應此其當攷正者四也長編載元祐六年七月除正字八月罷正字依舊校對黃本書籍故七年書顏公新廟記結銜猶稱明州定海主簿秘書省校對黃本書籍蓋其時雖登館職尚未脫選人之階主簿爲選人上階之直到八年再除正字始得改左宣德郎而譜於三年三月已有授左宣教郎敕顯繫後人慶作此其當攷正者五也宋史元祐七年十一月癸巳合祭天地於圜丘集中進南郊慶成詩即其事也而譜繫之四年攷四年行大饗明堂禮非南郊且繫九月非十一月此其當攷正者六也宋史文苑傳所載歷官無年月又不言舉賢良引疾罷歸及范忠宣薦

館職事然本集敘述分明歲月與長編俱合今書一通以遺觀察芻蕘之言不識有一得之可采否乎辛楣錢大昕跋

瀛訂先淮海公年譜既成質諸少詹錢辛楣先生閱數月以跋語見還益服其考據之精因已付梓不及更正即補刻跋語於後瀛并識

右淮海年譜鈔自無錫秦氏各條內引集中詩賦文詞爲證使單行家乘不厭其詳茲用兩集無取復載載後又條內有旁反蘇黃諸公事蹟而與太虛無涉者俱不鈔入間有小誤爲奉小規錢辛楣同先生所未正案附夾注存致道光十有七年十一月後學同識

年譜補案 道光二十一年案

皇祐元年 先世居江南中徙揚州爲高郵州武寧鄉左廂里人

案呂志沿革由漢至宋皆置縣或爲軍不屬揚州蘇東坡墨妙亭記稱高郵縣孫莘老譜內州當作縣

熙寧三年 先生叔父定登葉祖洽榜進士第元案高郵譜定仕

至端明殿學士 案李燾長編元祐八年右朝奉郎司農寺丞秦

定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元符元年十月鄧棻言新除京東路轉

運判官秦定緣姪觀與蘇軾蘇轍厚善遂權監司乞罷新命詔定

知濠州定歷仕附錄於此

元豐三年 鮮于子駿爲揚州守先生爲作揚州集序邵彥瞻爲

揚州從事先生爲作集瑞圖序 案郡志據宋史及東都事略稱

鮮于侁元豐二年爲揚州守與淮海揚州集序所云鮮于大夫守

揚州之二年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揚州集元豐四年少游作

序蓋三年命馬希孟作集四年少游始序之序集瑞圖亦當在四

年觀淮海與邵彥瞻體固與揚州集序同時並呈也

元豐五年 先生過廬山訪大覺理公 案大覺懷理禪師於皇

祐中薦住圓通由廬山詔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至和中乞歸不

許英宗時再乞歸詔賜禪師今歸林下凡經過庵院隨性住持理

既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阿育王山廣利寺凡二十三年蘇公宸奎閣碑記其事甚悉據此則元豐時大覺安得復在廬山也又案淮海與蘇先生簡第三書據年譜及書中語意是元豐四年初冬時作書未敘及參寥在阿育王山璉老處淮海自作之文尤無差誤則五年過廬山無訪大覺璉公事無疑

政和元年 處度通判常州遷葬先生於惠山西之璨山 案李之儀姑溪集祭少游文云子之孤孰徐夫人之喪來訃於余將遷子之柩合葬於惠山之陰據此則璨山之墓誠不足信小峴先生淮海墓攷僅據宋開禧永嘉失名重修祠堂記證舊傳墓在璨山之誤而重訂年譜未改合葬未詳

淮海閒居文集自序

元豐七年冬余將西赴京師索文稿於囊中得數百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刪去之其可存者古律體詩百十有二雜文四十有九從遊之詩附見者五十有六合成二百一十有七篇次爲十卷號淮海閒居集云

序

綏每進見摺紳先生未有不詢及秦公者流風遺韻隱然如高山巨川人皆識其爲一鄉之望迺知地以人而勝也公沒已數百年而威名不泯亦以文之有傳焉耳北監舊有集板歲久漫漶近日山東新刻不全予迺以二集相校刻之郡齋序曰凡古人之文有緒餘有精華有源本得其源本則精華悉舉之矣況緒餘乎今夫江河之水東流入於海而岷陽崑崙則其發源之地草木花實之盛其得於地土之力必厚矣名勝傳世之文亦江河之流草木之花實也獨不有源本者乎故曰其源深者其流長其本殖者其末茂秦公之名世豈偶然哉今之後生聞風興慕者率惟其緒餘是好不復知其精華源本以是求公不亦遠乎蓋其逸情豪興園紅袖而寫烏絲驅風雨於揮毫落珠璣於滿紙婉約綺麗之句綽乎如步春時女華乎如貴游子弟此特公之緒餘者耳至於灼見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與賈誼陸贄爭長沈味幽元博參諸子之精蘊雄篇大筆宛然古作者之風此則其精華也迺若孝友出於天性行義卒於朋友少年慷慨論事嘗有繫管二虜回幽夏故墟之志方王氏用事時公能少貶其說可立登顯要獨守正不撓乃至謫死窮荒沒齒無怨是其曠度高懷貌萬鍾而弗顧堅操勁氣歷九折而不回中之所存有過人者浩然一傳其殆自見也嗚呼以此爲文茲其所以名世者也豈非吾鄉百世之師乎孟子論夷惠清和而稱其爲百世之師他日又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何耶蓋聖之清和此其源本也隘與不恭則緒餘末流之弊耳是以君子由其清和不由其隘不恭也夫公之文既已著於天下矣余小子其敢以譚陋贅言獨念公一鄉之望恐向慕者昧於所求序而論之使知公之名世在此而不在彼也公名觀少游其字一字太虛高郵人淮海其名集云嘉靖己亥秋九月望日同郡後學張綏書于鄂之石鏡亭

淮海集者宋高郵秦公觀少游之作也記者曰淮海集三十卷淮海閒居集十卷淮海詩餘一卷宋史謂文集四十卷蓋合前二集而言也經籍考歌詞有淮海集一卷卽詩餘也版舊藏國子監歲久漫漶儀真黃雪州中丞璣一刻于山東高郵張世文州守縱參校監本黃本再刻于鄂州爲淮海集四十卷爲後集六卷爲長短句分卷上中下亦庶幾還其舊矣未久鄂板復燬二火摺紳才哲過公故里不見公遺文往往惋惜而去高郵州守胡君民表謂聞揚先哲感舉不容已也乃求其善本捐俸復刻以傳工既告成復問序于儀儀辭避再四不獲乃作而言曰淮海集豈可不傳哉嘗聞蘇長公謂卒麴曰少游之文如美玉無瑕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張文潛則謂少游平生爲文甚多而一一精好可傳呂居仁則謂少游雖從東坡遊而其文乃自學西漢邢和叔則謂少游文如鐘鼎然其體質重而簡易其刻畫篆文則後之鑄師竭力莫能彷彿是非公文章之定品乎長公初見公黃樓賦以爲有屈宋才及居惠州得公書詩讀之歎曰如在齊聞韶也王介甫則謂公詩清新婉麗鮑謝似之呂氏則謂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朱晦翁則謂少游詩甚巧亦謂之對客揮毫想渠合下得句便巧是非公詩賦之定品乎史謂少游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黃魯直亦謂議論文字乃特付之少游是非公議論之定品乎陳後山云今之詞手惟秦七黃九朝溪子則謂少游歌詞當在東坡上是非公歌詞之定品乎後學熟味而精擇之真見如諸公之所評品者而更權度於吾心斯爲善讀淮海集者也抑公雖與長公同放而不坐其放言之失雖爲介甫賞識而不入于熙豐之黨文章華國議論通達國體而不爲譴過少貶以徇人當時孫莘老徐仲車皆安定先生門人也公與之詩文往復麗澤切磋甚多且其少年高志非爲親養則不復應舉登第教其弟觀觀及子湛相繼皆以詩文名世則公之事親也事君也友弟也教子也擇友也天秩人

倫可謂無憾德矣不幸爲羣奸所擠屢投窮荒百折不回竟以遷死君子猶以世豈復有斯人悲之此誦其詩讀其書者所以貴知其人論其世也淮海集豈可不傳也哉嗟乎昔人以詩文鳴世而人品未足稱重者有矣雖其集刻之傳亦未免爲管議之資爾何足貴哉益見淮海集之不可不傳也已嘉靖乙巳孟夏月庚子日後學江都盛儀拜書

世稱立言不朽至與立德立功並駕而能言之士競託于文焉以傳乃羣史藝文志所載銷滅無聞者今亦何限即無聲僅存猶冀咸陽再炬之爲愉快也而秦少游先生身罹黨禍朝廷至下詔毀其文顧其文迄今傳焉何物殘編能使萬乘威詘良亦真自有不可磨滅者令傳至今乎夫文之可傳詎必皆道德性命語封禪書劇秦文千載味之不減駝峯雖離彼其精神誠有獨到則欣賞自繫人心火傳不盡鬼斧不摧誠無足訝何況人品卓然才追屈宋其爲子瞻文潛和叔後山諸君子所推轂當年既有定價而後世惡得無傳焉方其壯歲登朝致身史局才名重乎海內第令肯綮指掌即拾級可躋宰執乃獨守道不阿瘴鄉投骨坐朋黨坐增損實錄又坐謁告寫佛書紹聖諸奸渠何怨之修而相窘若是少游之死善道無媿此哀華光杯水正自含咲入地獨是繫二虜復幽夏志大見奇嘗試用之何遽不有謬積弱而遭屯賣志令祖宗培養父兄師友陶鎔生平辛苦之所蘊蓄曾不供南箕卷舌之一逞三黜未已九辯誰招人謂宋忠厚立國所厚似獨儉邪於正人君子毒手固未貸也方今遭逢聖明士大夫卽骭麟忤時最重不過投閒削籍焉而止患不真才真品如少游不患橫罹意外如少游所值者乃塔高沙少游而後無幾少游豈其神居朝爽璧社夜光河嶽之鍾靈也如是而誇才子者尙必借才於異代然則西望荆塗當年風起雲飛攀鱗附翼此其人又何方之產也余所爲三復遺文重爲雜校而願與後進之賢思齊前烈者以此

雖然又不徒以文也如以文則未暇論世者且或以其文掩其節以其風流蘊藉之辭調掩其瓌璋閎麗之文章而少游幾無以自見亦曰此有宋之豪于文者而已矣露筋女子不有其文併不有其姓名而販豎輓卒不忘謁祠宇而致敬其聲價蓋不落少游下人有不朽獨文也與哉晦翁曾以詩人被薦乃至抱悔歿齒夫臨城化石而更以蛾眉見嫌非其志也故吾儕所誦誦客嗟彷彿若對少游者其文在也若少游之所以爲少游者自有本末必不徒以其文而已也萬曆戊午孟夏工部都水司郎中提督河道兼督本仁和後學李之藻撰



重刊淮海集序

吾郵碩彥宋時多推孫秦孫著述最繁而邑中罕傳秦則淮海集四十六卷詩餘三卷舊爲明水部李公之藥所棄乾隆年間稍事修葺而漫漶已甚迄今又八九十年并此漫漶者不可得士大夫道出郵邑耳淮海名訪其書不獲意趣索然王君寬甫懼文獻之馴至於無徵也亟取舊本與同志諸君正其脫誤釐爲二十卷又念集中尙多缺遺復與茆君雱水於集外搜採若干條爲補遺一卷并付劄劄氏一字之訛必加糾正閏八月而告成洵盛舉也人第見淮海詞賦而皇巍然爲文人之冠不知其慷慨論事所著皆可見之施行同時鉅公口之不置手之弗釋有由然也且其時金陵之學方盛公未嘗附其說洛蜀之黨已成公未嘗揚其波後因黨籍遂竄荒轉徙靡常而著書自娛氣骨益峻此其高懷勁節有方之莘老而無愧者詞賦其緒餘焉耳今其書具存讀其書可想見其人其人磊落而英多其文灑灑而嵯峨天下後世灼然知賢人君子之留貽一如精金美玉之照耀是當與海內共寶之非吾邑所得而私者也而顧聽其散軼可乎時邑當事慕是役之可不朽也捐貲爲之倡寬甫因與同人多方籌畫以竣其事蓋亦猶水部之志而校讎加慎焉語曰莫爲之後雖威弗傳淮海有知當駭然一笑也已道光丁酉仲冬之月邑後學宋茂初拜手謹序